

李 涵 著

明星

初升的
轨迹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李涵 著

明星初升的轨迹

蘇步青題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明星初升的轨迹

李 涵 著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明星初升的轨迹

李 涵 著

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200233)

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扬中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75 插面 4 字数 110000

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80613-193-0/I·209 定价:9.00元

“文学是人文，艺术是人的美学。”

正在沉思默想的当儿，忽听到由远传来的乐声，同时见到了五光十色。这光，这色，有助于思维的发展。所以作家爱艺术家的琴声、笛声，爱形象与绘画，爱立体动作的戏剧，从而文思洋溢，相得益彰了。

陈伯吹

1994年11月10日

目 录

袁雪芬：一条自立的路	1
丁是娥：“老江湖”闯江湖	13
李炳淑：璞玉终于发出灿烂的光泽	28
李家耀：他有一根“喜剧神经”	37
顾帼一：从“喜鹊”到“小外交家”	50
茅善玉：“砸锅”后的奋起	64
施燕萍：挫折面前不泄气	74
张瑞芳：赢得万千儿女泪	81
于 蓝：在革命熔炉里成长	93
吴 茵：东方第一老太婆	99
李志舆：人到中年成了影星	109
丁建华：在逆境中奋进	118
沈 洁：令人难忘的小女孩	129
闵惠芬：来自“弯斗里”的演奏家	135
孙 泰：“口技大王”学艺记	142
蒋月泉：从不迟到的“老听客”	147
姚慕双：小淘气成了滑稽明星	152
王汝刚：独脚戏里“笑星王”	163
后 记	176



袁雪芬

祖籍浙江。1922年3月出生。上海越剧院
名誉院长。

主要代表作：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祥林嫂》、《西厢记》等。

座右铭：有所为和有所不为。

袁雪芬：一条自立的路

袁雪芬6岁的时候，有一回，她劳累了一天，躺在床上，望着小土屋上方夕阳折射进来的淡淡的霞光发呆。

父亲走进小屋，坐在她床边的椅子上。

袁雪芬的目光从父亲整洁的竹布长衫转到他清秀的面庞，感觉到他的眼神里透露出一种拳拳的爱意和莫名

的悲哀。

父亲抚摸着她的上额，说：“你吃力了？”

袁雪芬说：“没有。已经习惯了。”

“你要好好读书，多识字，使自己有学问。”

“是的，我要这样做。”

“这样做，有好处。将来，你可以离开乡下，到上海去做工，你做了工人，又识字，写信回乡下，就不会把上海的‘大马路’写成‘大鸟路’了。”

袁雪芬听着父亲的这些话，觉得很有趣。然而，她旋即又说：“不过，我是个女的。”

听孩子说出这话，父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正色地说：“女的，女的又怎么样？女孩子难道就没有用场？那也不一定，你，要学会自立！”

自立？什么叫自立呢？袁雪芬猜想，“自立”大概是指小孩子能够自己站立起来，于是疑惑地说道：“爸爸，我不是自己立得挺好吗？我早就会一个人走路、捉鱼、采桑、打草了！”

父亲笑了起来：“我说的自立，是要你将来靠自己，不靠爹，不靠娘，也不靠丈夫。”

父亲说这话时神色极为庄重，袁雪芬晓得这话一定很要紧。可是怎样才能自立呢？她感到茫然。

嵊县是越剧的故乡。1923年农历5月，即袁雪芬出生的第二年，在嵊县施家岙办起了第一个女班，女子越剧便由此出世。

过了10年，也就是袁雪芬11岁的那年，杜山村来了个小戏班，在林子里演出7天。小戏班里的女主角叫施根妹，便是女子越剧第一副科班里出科的。开戏了，袁雪芬跟着大人一道去看热闹。在看戏的时候，她忽然听到有人说：舞台上唱戏的施根妹，一个月可以赚30块钱。

这使袁雪芬心头一震。她想，一家人，父亲教书，母亲

养蚕、绣花，自己是个孩子，也起早贪黑地干，这样拚死拚活，一年下来，也不过能有四五十元收入，而舞台上的那个女孩，一个人一个月竟能赚 30 块！父亲不是要自己自立吗？去唱戏，这就是一条自立的路！

就这样，一个偶然得到的信息，决定了袁雪芬一生的职业。

二

袁雪芬从稍稍懂事起，就是一个大忙人。每天清晨眼睛一睁开，母亲便要她一刻不停地干活：抱妹妹，扫地，烧火，养蚕，采桑叶，挑田草……还未到中午，她便往往累得精疲力竭，躺在长满了杂草的田野里喘粗气。

对于母亲对她的态度，袁雪芬多少有点委屈和不平。她知道，自己家里清贫，世代靠租种地主的土地活命，穷人家的孩子，多做一点家务，理所应当。但是，她也明白，正由于自己是个女孩，所以母亲并不喜欢她。加上她生下来不久，母亲曾请一个瞎子来给她算命，那瞎子说：她属狗，而她的父亲属的是鸡，鸡与狗是要“相克”的。于是，母亲对她也就更增添了几分歧视。

由于性别的关系，女孩子在村子里也倍受奚落和冷漠。袁雪芬的家乡在浙江省嵊县的杜山村，按当地风俗，在清明节祭扫祖坟时，男的可以在祖宗祠堂里领到 6 只大馒头和一斤肉，而女孩却没有。因为女孩子是连进祠堂的资格也没有的。每逢这时，袁雪芬的母亲就会一面把别人带回来的馒头掰一块给她，一面说：“谁叫你是女的，如果是男的，也可以吃到 6 只馒头了！”

童年的袁雪芬，受尽了屈辱，流尽了眼泪。

不过她也有高兴的时候。只要她同父亲在一起，就会感到舒坦和欢快。父亲同母亲在观念上很不一样，他觉得

男孩和女孩都是自己的骨肉，都是人，都是会有出息的。旧时嵊县农村盛行溺婴的陋习，贫苦人家生下女孩，常会被马上按在马桶里溺死。但是袁雪芬的母亲生下她后，父亲却安慰妻子：“女儿是半子，两个女儿就是一个儿子。你今后再生女孩，我也欢喜，来者不多也。”父亲的开明，使袁雪芬逃脱了被溺死的厄运，得以存活下来。孩子渐渐懂事，更深切地感受到父亲对她的爱。她的父亲叫袁茂松，是个有学问的人，在村里教私塾，村里人都尊敬他称他茂松先生。他教书时，就让女儿也坐在一旁听。袁雪芬人长得瘦小，而坐的椅子却很高，以至她的双脚不能着地。有好几年，几乎是每天，她就这样双脚腾空地坐在椅子上听他父亲讲授四书五经。读书，背书，对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来说固然不免乏味，但每当这个时候，袁雪芬总感到是置身于一个不因自己是女孩而受冷遇的环境里，因而心情感到十分舒畅。

在袁雪芬的心目中，父亲的形象不仅亲切而且崇高。他待人亲切，富有同情心，而且秉性耿直。他的一个学生，其祖父是个自认为很有学问的读书人。有一次，那位老人找到袁茂松，批评他教学生时，把一个字的音读错了，这是误人子弟。茂松先生辩解道：他没有教错。于是两人争执起来。最后，袁茂松说：“如果我真的教错了，你可以将我的书案踢翻，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教书了。可是，如果你错了，又怎么样？”对方说：“如果我错了，我就向你赔礼道歉。”

次日，袁茂松请了他的老师，以及全村所有的读书人来到私塾，双方将各自的见解说清，遂请众人评判。结果，人们一致的意见是：袁茂松没有教错。这位老先生在羞愧之余，当即去买了一斤重的红烛，将其点燃，向茂松先生表示歉意。

每当想起这件事情，袁雪芬总感到热血沸腾；她觉得

自己有这样一个父亲，虽是女孩也大可不必自惭形秽。她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个有学问、有志气的人。

三

不多久，邻村一个叫王天喜的，来找袁雪芬的父亲。王天喜没有固定的职业，他办了个戏班子，专程来袁家，请茂松先生为戏班子取个名字。袁茂松想了想，说：“就叫‘四季春’吧。”王天喜一听觉得是个好名字，便当场定了下来。

自从5月份戏班子到杜山村来演出后，袁雪芬一心要想走施根妹的路；王天喜来，自然是个好机会，她不肯放过。她问王天喜：“天喜伯伯，科班在哪儿？”王天喜说：“在庵堂。”袁雪芬说：“我也要去学唱戏。”王天喜问：“你父亲会同意吗？”袁雪芬摇摇头，她不知道父亲晓得之后会是一种怎样的反应。

袁雪芬未曾料到，父亲得知自己想去学唱戏，竟大发雷霆。他劈头骂道：“我对你是怎么说的？我让你读点书，以后能自立，到上海纱厂里去做个工人，想不到你要去唱戏。唱戏是什么？是戏子！我最看不起戏子。只有自甘堕落的人才会去当戏子！”

父亲劈头盖脑的训斥，使她感到十分委屈，她喃喃地说：“我不会堕落的。”

父亲的火气更大了：“你要去学戏，就不要认我这个爹！人家问起来，你就说阿猫阿狗是你的爹好了！”

袁雪芬从来没有看见父亲发过那么大的火。她爱父亲，也并不责怪他对自己的斥骂，但是她盼望自立的决心已定。就在当年夏季，也就是1933年农历六月二十二，她连铺盖席子也未带，只拿了一把扇子，便独自走到兴福庵，找“四季春”班学戏去了。

袁茂松毕竟疼爱自己的女儿。尽管他对唱戏的人深恶痛绝,但是既然孩子已经走上这条路,他觉得也只能尽力开导,不能再雪上加霜了。等到袁雪芬在戏班子里立了关书后,袁茂松专门让袁雪芬的舅舅也进戏班子,以便对孩子加以照顾和保护。同时,他一再嘱咐女儿:“人穷志不穷,千万要自重自爱,不能自轻自贱。”

其实袁雪芬也不想离开父亲。她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同父亲联结在一起的。进了戏班子,她曾无数次暗暗发誓:一定不辜负父亲的期望,决不自轻自贱,自甘堕落。

袁雪芬学的启蒙戏是《三仙炉》,这是越剧创始期的一出传统剧目。在戏里袁雪芬扮演两个角色:一个是正旦,另外一个便是小家碧玉周凤英。剧中有一段周凤英卖身葬父的情节。在演这段戏时,袁雪芬时时想到慈爱的父亲,她把对父亲的真挚感情融入角色之中,演来真切动人,戏班子里的老演员看了演出都说:这个孩子真会演戏。

袁雪芬学的第二出戏是《坐楼杀惜》,她扮演阎惜姣。戏中有不少阎惜姣同张三郎调情的动作,她不愿意演。她对师傅说:“父亲教我做人要正派。这不正派,我讨厌。”师傅说:“这是做戏!”袁雪芬说:“做戏也不要!”师傅说:“你不演,那就卷铺盖走路。”袁雪芬无奈,只好硬着头皮演。演出中,演到阎惜姣与张三郎幽会的那段戏时,袁雪芬把该做的动作都做了,但是面部毫无表情,心里还在不断地骂:“下流!下流!”这样,她扮演的实际上也就不是阎惜姣这个人物了。

后来,她又学了不少青衣戏和武戏。袁雪芬决心走上艺术的道路并非出于对演剧艺术的倾心,但是当她跨出这一步后,自立的意向、倔强的性格,又促使她刻苦学习,因而艺事日进。艰辛的学艺生活常使她忘却心头的烦恼,但是现实生活毕竟实在过于黑暗。女演员处在社会的最

下层，袁雪芬目睹众多姐妹在同恶势力的抗争中节节败北，而陷入了堕落的深渊。父亲的嘱咐，常在她耳边回响。她时时警告着自己：千万不能堕落。可是，当她14岁的时候，魔爪终于向她伸来。

四

1935年夏季的一个夜间，袁雪芬刚刚上床，正迷迷糊糊要入睡，噼噼啪啪的敲门声响了起来。她觉得奇怪：这几天因为在崇仁镇演出，住在外婆家，快半夜了，还有谁会来呢？

“外面是谁？”外婆问。

“我是裘芹冠。快开门！”

裘芹冠是崇仁镇的恶霸地主，自然怠慢他不得，外婆赶紧把门开了。

这个家伙踏进门槛，后头跟着两个狗腿子，他们的手里都拿着长长的电筒。这时袁雪芬已经从床上起来，穿好了衣裳。

裘芹冠一面孔杀气，却装得很和善的样子，对袁雪芬说：“雪芬姑娘，你的祖父种了裘孝楼的田，竟一直不交租。裘孝楼非常生气。今天他叫我来，同你说一声，要你到他那儿去一次，打个招呼。”

一提起裘孝楼，袁雪芬心里似乎明白了三分。他的父亲是崇仁镇上的大地主。前几年裘孝楼娶了浙江省省长张载阳的三小姐为妻，更是为所欲为，横行不法。不久前，裘孝楼看演出时，看中了自己，硬要收做“干女儿”，并送来了钻戒、银元、绸缎等厚礼。袁雪芬一直牢记父亲的嘱咐，要清清白白做人。她想不明不白的东西绝对不能收，便照单退回。现在他叫裘芹冠寻到外婆这里来，莫非是威逼自己非当他的干女儿不可？于是，她对裘芹冠说：“爷爷

种裴孝楼田的事情，我怎么从来也没有听说过？”

裴芹冠说：“你听说过也罢，没有听说过也罢，事情是明明白白的，难道裴孝楼会冤枉你？”

袁雪芬的外婆怕将事情弄僵，便央求裴芹冠：“今天太晚了，明天一早就让雪芬去裴孝楼的府上，好不好？”

裴芹冠板着脸说：“不行，非今天去不可。”

袁雪芬怕连累了外婆，便对裴芹冠说：“好，跟你走！”

于是裴芹冠同两个狗腿子就把袁雪芬带到一幢叫“稀庐”的楼房去。进到客堂间，裴孝楼正一个人躺在竹榻上吸鸦片。看见他们来了，便放下烟筒，慢慢地坐起来。这人 30 多岁，又白又胖，看到袁雪芬，两只小眼睛便盯住她不放。袁雪芬正等着对方谈她祖父种裴家田的事情，不料裴孝楼却什么也不说，指指旁边的红木椅，要她坐下。袁雪芬正迟疑着，却突然发现刚才带她进来的三个人都已经溜走，她意识到事情不妙，便奔出客堂，到了天井。

裴孝楼迅即跟进天井。

袁雪芬说：“你不是要我来说我祖父种你们家田的事情吗？我祖父没有种过你们的田。”

裴孝楼说：“不是的。叫你来，不是为这个事情。”旋即发出一阵放荡的笑声。

袁雪芬更疑惑了，问：“那是什么事情？”

裴孝楼说：“你实在是不识抬举。送你东西，你竟不要。你要晓得，唱戏苦哇！我对你明说了罢，我结婚之后没有生过孩子，我要你做我的偏房！”

袁雪芬万万没有想到比她大 20 多岁的裴孝楼会说这话来，她又惊又怕，脸色煞白，浑身发抖，喃喃地说：“你，叫我做你干女儿，怎么，现在……”

裴孝楼说：“只要你答应，你家里人的生活，全都不成问题。”说着，他把右手搭到袁雪芬肩上来来了。

袁雪芬就像触了电一般，赶紧闪开，说：“我还小，我

才14岁。我父亲说，长大了也不做人家小老婆，人穷志不穷。”

裘孝楼看见袁雪芬惊慌失措的样子，似乎反而高兴了起来，他一边欣赏着，一边嘻皮笑脸：“正因为你小，所以我才看中你！”说着，便扑上去抱她。

袁雪芬急了，她一面挣扎，一面叫：“放我回去！放我回去！”

“稀庐”是座两层的老式楼房，四周围都有住家，那天月亮正亮，袁雪芬在天井里大叫救命，周围楼上的人家便打开窗户朝下看。裘孝楼觉得下不了台，便气呼呼地溜进了客堂。

袁雪芬趁机逃出“稀庐”。

这件事情发生后，她觉得自己再也不是孩子，而是个大人了。此后在生活中她沉默寡言，不苟言笑，一年四季穿布衣服，10多岁的少女打扮得倒像个30多岁的妇人。她的宗旨很明确：保护自己，清清白白做人。

五

做人要清白，演戏要认真，这便是袁雪芬的座右铭。由于勤奋学艺，她很快挂了头牌。1938年，科班到上海演出后，她更是很快红了起来。

袁雪芬离开家乡后，其父对她百般思念。他经常给女儿写信，信上多次提及：“我不希望你成名，希望你成人。”不幸的是，自从袁雪芬去上海演出后，袁茂松一直卧病在床。1942年春，袁雪芬20岁那年，其父终于因病故世。袁雪芬是一直将父亲当作自己生命的支柱的，父亲亡故，她感到精神上失去了重心，万念俱灰。在强烈的悲哀中，她决心要做一件对得起父亲的事情。此时，一个郁积在她心头多年的念头益发地强烈起来：要从事越剧改革。

袁雪芬从艺以来,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,她对越剧中大量剧目所宣扬的公子落难、儿女私情的内容越来越反感。1942年她在已经成为“孤岛”的上海看了《正气歌》、《党人魂》等话剧,感到非常振奋。舞台上出现的文天祥、秋瑾等民族英雄,使她内心受到强烈的震动。对照越剧,她觉得后者从作品的内容到演出形式,都太不像样。她想,父亲故世了,更应很好地把握自己,唯有这样,才能对得起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。

这一年,上海大来剧场老板以每月4万元包银的高价,请袁雪芬去演出。袁雪芬说:“请我演出,可以。但是,越剧要改,要向话剧靠拢。要请编剧、导演、舞美设计进剧团。”老板一听连连摇头,因为他不肯多花钱。袁雪芬知道老板的心思,便说:“4万元包银,我拿十分之一;其他十分之九,作为请编剧、导演、舞美设计的费用。但是,老戏我不演了,要演新的。旧戏班的恶习,比如唱堂会、剧场后台的混乱状况,一定要剔除干净。”老板一口答应。

就这样,剧团请来了编剧、导演、舞美设计,一出又一出内容清新、贴近现实生活的剧目出现在越剧舞台上。越剧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,不仅提高了这一剧种的水准,也使观众的层次,从原先的市民阶层,扩大到教育界、知识界和其他阶层。从1942年到1949年,袁雪芬参加了80多出剧目的演出。她与同仁们对这一剧种所作的改革,为越剧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。

当然,这种改革,也要付出代价。

六

1946年3月下旬的一天,袁雪芬正在化妆,编导南薇来到她的身边,对她说:“袁小姐,我读一篇小说给你听,你看可以改戏吗?”南薇读的,原来是鲁迅的小说《祝

福》。袁雪芬听着，很快被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吸引住了。小说里描写的，便是她家乡的情景，她是多么的熟悉！

读罢，袁雪芬当即表示：完全可以改编成戏。

征得许广平同意后，编剧即刻开始执笔。写一场排一场，戏很快排成了。1946年5月6日，《祥林嫂》在上海明星大剧院预演，田汉、洪深、佐临、张骏祥、胡风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都前来观看，他们都是许广平请来的。演出极其成功，人们对袁雪芬在剧中扮演的祥林嫂倍加赞赏。田汉一面看戏，一面对坐在他旁边的许广平说：“这是生活的，人情的，不错的，有道理。”他认为袁雪芬“风格很高，极有才能。”

《祥林嫂》的上演，触怒了国民党反动当局。加上袁雪芬对伪社会局长吴开先搞“上海小姐”、“越剧皇后”选举的鄙视，对要她参加黄色工会“越剧职工会”的拒绝，黑暗势力终于向袁雪芬下手了。

1946年8月27日上午，袁雪芬从静安寺寓所出来，乘黄包车赴苏联电台播唱，刚出弄堂口，路边突然窜出一个人来，将一包大粪朝她头上劈头掷去，粪便即刻污及她全身。她连忙同车夫一道追赶，歹徒却已逃之夭夭。路口的一个警察看到此种情景，非但不管，反而幸灾乐祸，哈哈大笑。

袁雪芬被抛粪事件发生后，引起进步舆论界的强烈反应。进步报纸纷纷发表文章，对此种下流行为加以痛斥。9月10日，田汉等人遂发起召开记者招待会，呼吁社会舆论主持正义。那天，郭沫若、田汉、洪深、许广平等都出席了会议。

会上，袁雪芬自然是众人注目的对象。那天，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袖布衫，梳着一条如同农村姑娘的长辫子，未烫头发，没有化妆，面色有点苍白。许多记者是头一回看到这位名震艺坛的大演员，她的素朴，使他们十分惊